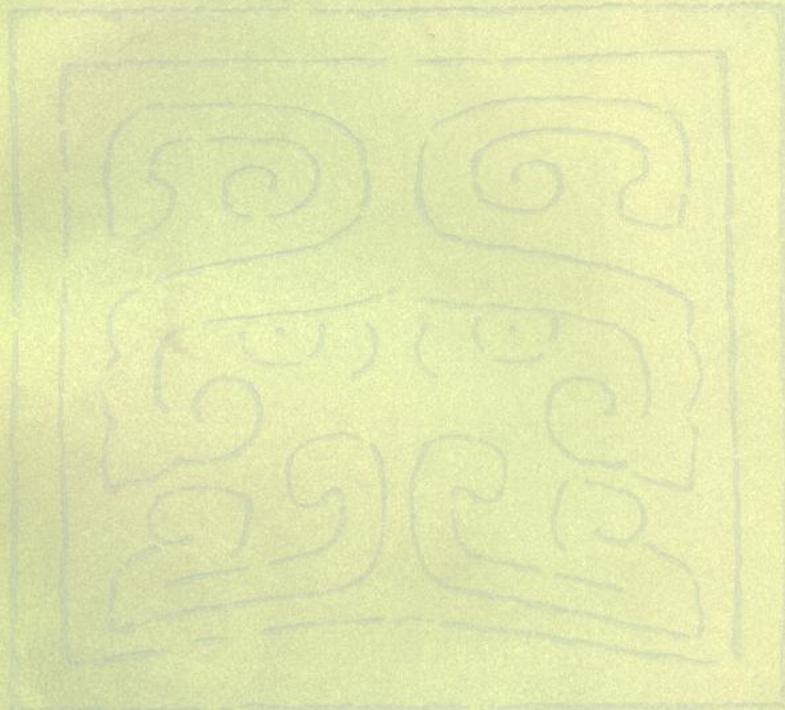


文同诗选

何增鸾 刘泰焰 选注



四川文艺出版社

10269127

何增鸾 刘泰焰 选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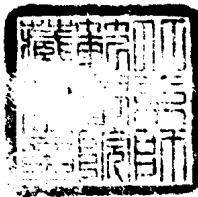
文 同 诗 选

四川文艺出版社

首都师范大学图书馆



21026834



2011年1月1日

1026834

责任编辑：金成礼
封面设计：陈世五

文同诗选 何增鸾 刘泰焰选注

四川文艺出版社出版 (成都盐道街三号)
四川省新华书店发行 自贡新华印刷厂印刷

开本 850×1168 毫米 1/32 印张8.125插页 5 字数160千
1985年2月第一版 1985年2月第一次印刷
印数：1—8,100册

书号：10374 21 定价：1.70 元

DE6967

前　　言

文同，字与可，号笑笑先生，人称“石室先生”（盖其祖先出自西汉文翁。文翁为蜀郡太守时，首创郡学，名“石室”，故称之），或“文湖州”（他最后的官职是湖州知州）。北宋真宗天禧二年（1018）生于梓州梓潼郡永泰县（今四川盐亭县永泰公社），神宗元丰二年（1079）初，卒于去湖州（今浙江湖州市）任所途中之宛丘驿（今河南淮阳县），归葬原籍，享年六十二岁。仁宗皇祐元年（1049）登进士第，先后通判邛州（今四川邛崃）、邠州（今陕西彬县）、汉州（今四川广汉），知普州（今四川安岳）、陵州（今四川仁寿）、兴元府（今陕西汉中东）、洋州（今陕西洋县）。官至尚书司封员外郎、集贤院校理，终官湖州知州。

北宋初期，结束了我国半个多世纪的分裂局面，加强了封建专制的统一政权，封建经济有所发展，社会生活相对稳定。欧阳修、尹洙、梅尧臣等人极力矫正晚唐、五代以来诗文上的绮靡之风，促成有宋一代的文坛繁荣。“唐宋八大

家”，宋居其六。宋诗继唐诗之后亦有其新的成就，词则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峰，至于书法大兴，画苑呈妍，尤极一时之盛。但，北宋建国，本称“积弱”，为契丹（辽）、党项（西夏）“积威之所劫”（苏洵《六国论》），年奉“岁币”；^[1]而封建官僚机构，叠墙架屋，“俸钱”倍增。凡此费用，无不来自赋税。中叶以后，土地兼并日盛，税捐日益增多，民生日益困顿，国库空虚，岁无从出，朝廷上下遑遑不可终日。于是变法改制之事起，党争之祸烈矣。自仁宗至哲宗数十年间，凡为文、为宦者几无不罹于党祸（只其程度不同而已）。——文同就是在北宋王朝由盛到衰、阶级矛盾日趋尖锐，新法尝试失败，旧法施为无能、新旧党争激化的过程中度过了他的一生的。

文同少时穷困，笃于学，信守儒家致仕（“忠君爱民”）之道。“男儿处贫贱，憔悴守文笔”（《贫居》），“平生所怀抱，应共帝王论”（《太元观题壁》）；决心“振缨效王官，释耒去乡县”（《晓入东谷》）。他为官清正，不避权仇，兴利除弊，深得民心，时人称为“廉吏”。苏辙说他“忠信笃实，廉而不刿，柔而不屈。发为文章，实似其德。风雅之深，追配古人；翰墨之工，世无拟伦。”（苏辙《祭文与可学士文》）司马光、文彦博皆称他“襟韵洒落如晴云秋月，尘埃所不能到”（司马光《小简》，及《宋史》本传）。然而他留给我们的遗产不在于政德，而在乎文艺。他是我国历史上拥有多方面才能的艺术大师之一，苏轼称他在文艺上有“四绝”：“诗一、楚辞二、草书三、画四。”^[2]“四绝”中，诗为首。可是，由于他在我国绘

画史上首创不施勾勒的写意墨竹画和“胸有成竹”的绘画理论，影响深远，其诗名遂为其画名所掩。其实，他在诗文方面的成就并不亚于其画，在我国诗史中亦有其一定的地位。南宋家诚之就曾指出：“人知爱湖州之画，而不知爱其文，非文有不工於其画也，人之所见之不至也。”（《丹渊集》拾遗卷跋）苏轼特别推崇文同的诗，他在写给文同的信中说：“老兄诗笔当今少俪”，“所要拙文，实未有以应命。又见兄之作，但欲焚笔砚耳，何敢自露”。又说：“君诗与楚辞，识者当有取”，〔3〕“清诗健笔何足数，逍遥齐物追庄周”。〔4〕明代著名文学家杨慎评文同诗说：“置之开元（唐玄宗年号）诸公（指盛唐诗人，包括李、杜在内）集中，殆不可辨。今曰‘宋无诗’，岂其然乎！”〔5〕并认为其五律有韦应物、孟浩然之风。钱允治也说：“文湖州高文健笔，与苏氏并驰；诗律清新，兴高寄远，大多出入杜陵；文体焕烂，句琢字炼，不无踪迹昌黎。”但文同并不是盲目因袭，更没有曲合时流，而能在继承的基础上开拓新领域。文诗风格清幽，语言平易，不事雕饰，惯以画家观点写情状物，为宋诗中“超然独诣者”。〔6〕历代选家，多选其诗入集。如：《宋诗纪事》、《宋诗钞》、《宋诗别裁集》、《升庵集》等。近年出版的《中国历代诗歌选》、《宋诗一百首》、《宋诗选注》等也选注了他的一些诗作。

二

文同在其诗中所表现的主题思想是多方面的，虽然，咏

竹、咏山水，写闲情、抒逸趣的诗篇多一些，但，即使在这些诗篇中也可以看到作者思想的倾向和对美丑的辨识。

有些诗篇反映了宋朝中叶社会矛盾的尖锐对立，对劳动人民、特别对劳动妇女的苦难寄予了无限同情；对官府胥吏的残暴，给予了无情揭露。如，在《采桑》一诗中说：“家家五十日，谁敢一日堕。未言给私用，已以应官课！”在《织妇怨》中，又说：“质钱解衣服，买丝添上轴”，“当须了租赋，岂暇恤襦裤！”同在这首诗中，织妇把辛辛苦苦织成的上等好绢向官府缴纳时，所遇到的却是：“昨朝持入库，何事监官怒，大字雕印文，浓和油墨污！”当然，只有重新另织，可还没有织好，又是“里胥踞门限，叫骂嗔纳晚”了！在《大热见田中病牛》一诗中更以牛喻人，痛切地刻画了田中农民饥渴交加、累病欲死的具体形象：“垅上病牛良可悲，皮毛枯槁头角垂。两鼻郤舒只身喘，四蹄劳岌曾不皮”。这些诗用白描手法写来，爱憎分明，催泪感人，何逊于杜甫的《石壕吏》、白居易的《卖炭翁》！

对于新法的施行，文同是有他的看法的，虽心有保留，有时却又不得不敷衍。在他诗中也有反映：“朝廷作新法，布作天下福，或虑多垢玩，训诫稍严肃。刺史当是时，能不为驱督？行之以中道，勉副议者欲。”⁽⁷⁾对于借新法为护身符，谋权夺势的诌佞小人，则喻之为莺，指出他们乔装打扮，自我吹嘘的嘴脸：“浓染羽毛深画眉”，“只应自道新声好”（《鬻》）。对于那些借口推行新法进行聚敛，不顾民生的“新进”者们，则告诫说：“勿谓花无言，请以君心酌花意，君容待花转丰艳，花枝因君愈憔悴！”（《莫折

花》)委婉地劝告他们要爱“花”，实际是要他们惜民、爱民。文同一生以励善行道，忠贞信义与人相勉。例如他在《送郭经知县》一诗中所表现出来的，不是对一个离任县令的谀词，而是对一个奉公廉吏的赏识：“乡人问蜀物，笑指一囊空”。又如苏辙被排挤出朝，调任陈州教授时，苏轼曾以《戏子由》一诗相勉，文同和了一首，其中说：“君子道远不计程，死而后已方成名。千钧一羽不须校，女子小人知重轻。”^[8]真是以道相勉，以情为慰！这些诗，或直抒胸臆，或对物兴怀，或写亲友交往，看来颇为平淡，但也从一个侧面反应了作者在当时政治漩涡中的处境和态度。

文同诗篇中的咏竹诗(现存三十余首)，最能表现作者的志趣和情操。他以竹为师，以竹为友，“朝与竹乎为游，暮与竹乎为朋，饮食乎竹间，偃息乎竹荫。”^[9]他说：“我常爱君此默坐，胜见无限寻常人”^[10]，“可使食无肉，不可使居无竹”^[11]。他认为：竹有“古水侵沙一万枝”(《忽忆故园修竹因此作诗》)的旺盛生命力；有“铁石枝梢劲，冰霜节目圆”(《竹轩》)的耐寒傲霜性；有“帷幔翠锦，戈矛苍玉”(《咏竹》)的风姿；有“心虚异众草，节劲踰凡木”(《咏竹》)的品格。至于竹之便民，广为人用，更为作者赞许。对竹笋可食，竹叶入药，竹干制器，无不加以咏叹，把竹的品格充分人格化了，简直是作者自拟、自述、自画像。

文诗在艺术成就上，突出的有两点：一是以描写景物见长；一是以图画入诗见称。

文同的写景诗(包括山水、田园、闲居、遣兴等)占他

现诗总数的四分之一以上，玲珑别致，清新幽雅。他善于把易为常人所忽视的景物集于笔端，摄为小影，加以吟咏。他不似李白那样纵横名山大川，驰骋天宇；而更象柳宗元那样寄情野谷丘林，闲逸清淡。他爱深林中“野水泻古穴，石岸盘回渊，飞尘不可入，竹树围清涟”〔12〕的潭水；他爱旅途中“树色交山色，蝉声杂水声，客怀殊不倦，信马此间行”〔13〕的幽径。即使突兀峰嵘的山岭，他也能着意于其秀丽清幽的一面。他以“两岸烟云先向日，一林花自暗藏春”〔14〕的慧眼看待剑山之险峻；他以“才过青泥春便好，水边林下见梅花”〔15〕的豪兴越过铁山的风雪。他对农家村舍、田园风光，充满着深深的爱而发自肺腑的咏叹：“高原硗确石径微，篱巷明灭余残晖。旧裙飘风采桑去，白袷卷水秧稻归。深葭绕涧牛散卧，积麦满场鸡乱飞。前村后谷暝烟起，稚子各出关柴扉。”〔16〕生活气息十分浓郁，简直是我国古代农村自然经济的一幅真实写照！他如《早晴至报恩山寺》、《田舍》、《村居》、《墨君堂晚晴凭栏》等，都是情景生动、引人入胜的好篇章。如果说，以上诗篇能以景感人，那末，另一些诗篇更可以把人带入诗境。试读“阴阴芳树暗回堤，路入蒙笼转野溪。泽雉应媒高复下，林鸦引子歇还啼。青蒲宛宛全淹水，紫笋斑斑半出泥。倚杖风前感时节，乱烟斜日一蝉嘶”〔17〕这首诗，你有什么感觉呢？能不跟随诗人的脚步，从堤上走到溪边，为泽雉、林鸦的欢笑，为青蒲、紫笋的生机所吸引而伫立凝神，不觉日暮蝉鸣么？又如，处在“春院阴阴翠靄低，春庭寂寂晓光迷。花间蜂去抱黄粉，苔上燕来衔绿泥。两行高梧初荫合，一翻新草恰生齐。微禽已

识幽人意，飞下栏杆向里啼”〔18〕时，又怎能不蹲下地来，笑迎着它，和它喃喃细语呢？

文同以画入诗，为我国写景诗增添了一层异彩，在诗史上树立了特具功绩。诚然，在文同以前也有“叠石小桥张水部，暗山寒雨李将军”（韩偓《山驿》），“忆得江南曾看着，巨然名画在屏风”（林逋《乘公桥作》）等诗句，但仅偶尔见之而已，而文同则能把这种方法自觉地、大量地用于诗篇创作中，他把描绘景物的画面和歌咏自然的诗句有机地融为一体。他能把绘画的布局设色为诗选词命意：“青烟一去抹远岸，白鸟飞来立乔木”〔19〕；他能以画面的构图描象为诗的写景定形：“巴山楼之东，秦岭楼之北。楼上卷帘时，满楼云一色”。〔20〕甚至把绘画的术语纳入诗中：“月淡斜分影，池清倒写真”；〔21〕“高松满疏月，落影如画地”；〔22〕“晚云几处水墨画”，〔23〕“一甲溪山六幅中”〔24〕等句，更是随处可见。并且还具体地把眼前景物比拟成某一幅名画的画面，或某一个名家的杰作，例如，“独坐水轩人不到，满林如挂《暝禽图》”；〔25〕“君若要识营丘画，请看东头第五重”，〔26〕“峰峦李成似，涧谷范宽能”。〔27〕象这样以画入诗的手法，的确是开创了新的蹊径而被肯定下来，成为此后写景诗的一种常用方式，而这样的方式“西洋要到十八世纪才有类似的例子”。〔28〕文同的创举竟比他们早七百年，不能不说她是我国诗史上的一颗明珠！

文同的“以画入诗”和王维的“诗中有画”是有区别的。苏轼说：“味摩诘之诗，诗中有画；观摩诘之画，画中有诗”。〔29〕就是说王维诗画二者之间的互“有”，是读者

“味”出来的，是看者“观”出来的，是美的客观效果，而不是美的主观安排。而文同则是有意识地撷取画面纳入诗中，从而增加了诗的形象性，增强了诗的感染力。

文同诗风格调的形成是和他的社会地位、生活环境有密切关系的。他生长在风景如画的川北山乡，出仕在山峦多姿，溪谷流碧的西川、汉中，累经巴山、蜀道，秦川、汉水。那皑皑终南，磽礧鸟道，范宽旧居，〔30〕李杜遗迹，能不激起诗人胸怀动荡，遐思缕缕！而边州僻郡，远离朝廷，民俗淳厚，政简事宽。“公外捐尘虑，闲中见物情”（《清景堂》），“可笑山州为刺史，寂寥都不似川城。若无书籍兼图画，便不教人白发生”。〔31〕这正是文同能致力于诗画的自述。当然，客观条件的具备，并不意味着一定会产生艺术的巨人。问题还在于人的主观意志的创造。文同的艺术观和创作观都是现实主义的。他的作品是在对自然景物观察的基础上，经过“由表及里、去粗存精”的过程，截取其最富有表现力、最具有典型性的场景，加以艺术薰染而提炼出来的。这样的作品就不仅是对景物外貌的逼真描写，而是赋予景物以生命活力。来于自然，又反于自然，所谓“神形兼备”者矣！他绘画是这样，作诗也是这样。他在《还友人诗卷》中说：“吾乡风物最清丽，君向其间作诗客。定余绝景在幽深，更欲烦君用刀尺”。这正是他创作实践的经验之谈。我们还可以从下面两件事情上看出文同的创造活动是如何来源于生活，借鉴于生活，而又从生活中“悟”出“高于生活”的艺术效果的。一件是他学草书的体会。他说：“余学书凡十年，终未得古人用笔相传之法。后因见道上斗蛇，遂得其

妙。乃知颠素之为，各有所悟，然后至于如此耳”。〔32〕另一件是他绘“纡竹”的缘由。熙宁五年十月，文同在陵州北山采药，发现岐竹二株：一被蝎伤，一为垂岩所阻，然皆屈已向上，纡回茂发。于是心摇神逸，濡笔挥洒，立即绘成“动心骇目”、“屈而不挠”〔33〕名传后世的《纡竹图》。当然，这里所说的“悟”，并不是唯心主义所谓的什么“禅机”，而是自然的薰陶，生活的积累，风激水浪，一引而发的结果。至于他在语言上的娴熟技巧，在艺术上的超群独步，更是他自少至壮，自壮至老，毕生辛勤，勤学苦练获得的。试看他：少年时，“南窗展书卷，就暖读寒日”；〔34〕入仕后，“已叨名第虽堪放，未到根源且敢休”；〔35〕到晚年，“读书写字到三更，自肯辛勤比后生”。〔36〕就可知道他是如何苦学成才的了。

文同生活在九百多年前的封建社会，读的是孔孟之书，学的是“圣贤”之道。出则判州守郡，入则逸情养性。因而，他的诗无论在内容上或形式上都有其时代的、阶级的局限性，我们在阅读、借鉴时必须注意到这一点。至于有些诗篇所表现出的清闲悠远、脱离实际的消极情绪，梗塞生硬、晦涩难解的词语，则不足引为法式。作为社会主义文艺对于古典文学的继承，是必须予以扬弃的。

三

文同在世时，其诗文尚未汇集行世，至其曾孙文隽始将其家传存稿集成十八卷。迨南宋家诚之知邛州，见文同诗文

遗迹甚多，乃加搜集，与文齋所集合成《丹渊集》四十卷。增入《拾遗》上、下两卷，附录一卷，共四十三卷。并辑入范百禄撰《文公墓志铭》，编排《石室先生年谱》载于书首，予以刊行。明人陈眉公（陈继儒）曾加订正，藏书家毛晋据以刻印。清末张元济所辑入《四部丛刊》中的《丹渊集》，即此本。

文同诗文，在“党祸炽烈”的当时散失颇多，尤其与三苏有关者被删除、窜改更甚。现载于《丹渊集》中的八百八十二首诗词，一百九十六篇文章，以之刊行于世，多是家诚之的功绩。诚之曾谓：“后有同志者，或又能访其遗余，尚可以续编”〔37〕云云。这次，我们从《盐亭县志》和陕西洋县文化馆所藏碑刻中拾得文同诗词二首，并编入这本《诗选》，或稍不负诚之之所望。

选注这本文同诗的主要依据，是上海商务印书馆据涵芬楼藏明刻《丹渊集》的影印本。文同是写景诗的名匠，是画竹、咏竹的能手，更是“以画入诗”的奠基者，因而，我们重点地选注了他的写景诗，较多地选注了他的咏竹诗；为了帮助读者更好地了解文同的思想、生活状况，也将他的杂感诗选注了一部分，共二百一十五首。编目基本上是以文同的年岁和活动地区的先后为序。体例上每篇不作题解，必要的说明写在第一条注里。我们着重纠正了过去有关文同的讹传，补正了前人一些述而不清之处。对于文同的生平事迹和他诗画艺术有关的典实作了较详的考索。同时，在一些注释中作了一些理论上的探索。为了和读者们一道进一步了解文同，研究文同，我们在这本选注中附录了《宋史本传》、

《〈丹渊集〉拾遗卷跋》、《文公墓志铭》和当时著名人士对文同诗画的评赞诗文、新编的《文同年谱表》、新制的《文同行踪示意图》；还有文同墨竹真迹，文同故里遗迹和雕塑家任义伯同志所作文同塑像的照片。

本书在选注过程中，得到不少师友的热心帮助和四川人民出版社编辑同志的具体指导，谨表深切的谢意！

这个选注本是对文同诗初步系统的探索，敢不勉从
事。但由于我们学薄力浅，错误自所难免，恳请读者指正。

何增奇 刘泰焰

一九八二年十月

前言注

- [1] 北宋统治者对来自辽和西夏的侵袭，采取妥协政策，订立屈辱条约。始则有澶渊之盟，规定北宋政府每年须向辽输银十万两、绢二十万匹；继则有西夏侵扰，契丹乘机要挟胁迫，宋以向西夏岁输银七万二千两，绢十五万三千匹，茶叶三万斤媾和，并对契丹岁增银为二十万两，绢三十万匹。叫做“岁币”。
- [2] 苏轼《书与可墨竹并序》
- [3] 苏轼《林子中以诗寄与可及余，与可既没，追和其韵》
- [4] 苏轼《送与可出守陵州》
- [5] 见杨慎《升庵集》
- [6] 钱允治明刊《〈丹渊集〉序》
- [7] 文同《将赴洋州书东谷旧隐》
- [8] 文同《子瞻〈戏子由〉依韵奉和》
- [9] 苏辙《墨竹赋》
- [10] 文同《此君庵》

- 〔11〕 苏轼《书晁补之所藏与可画竹三首》后注
- 〔12〕 文同《东谷沿小涧、树木丛蔚中有圆潭，爱之久坐，书所见》
- 〔13〕 文同《初入二里》
- 〔14〕 文同《剑州东园》
- 〔15〕 文同《过青泥》
- 〔16〕 文同《晚至村家》
- 〔17〕 文同《后溪晚步》
- 〔18〕 文同《春庭》
- 〔19〕 文同《墨居堂晚晴凭栏》
- 〔20〕 文同《望云楼》
- 〔21〕 文同《杏花》
- 〔22〕 文同《新晴山月》
- 〔23〕 文同《东山亭》
- 〔24〕 文同《依韵和子骏雪山图》
- 〔25〕 文同《晚雪湖上寄景孺》
- 〔26〕 文同《长举驿楼》
- 〔27〕 文同《长举》
- 〔28〕 钱钟书《宋诗选注》
- 〔29〕 苏轼《书摩诘〈兰关烟雨图〉》
- 〔30〕 北宋初，大画家范宽曾移居终南山中。
- 〔31〕 文同《可笑口号之七》
- 〔32〕 苏轼《跋与可〈论草书〉后》
- 〔33〕 苏轼《跋与可紝竹》
- 〔34〕 文同《贫居》
- 〔35〕 文同《夜学》
- 〔36〕 文同《可笑口号之三》
- 〔37〕 家诚之《〈丹渊集〉拾遗卷跋》

目 录

永泰东谷诗（选五十二首）

太元观题壁	3
东谷沿小涧，树木丛蔚中有圆潭，爱之久坐，书所见	4
巫山高	5
后溪晚步	6
晚至村家	7
墅 居	8
早晴至报恩山寺	8
闲 遣	9
永泰刘令清曦亭	10
东谷茅斋	11
田 舍	11
水边春半	12
墨君堂	13
墨君堂晚晴凭栏	14
采药归晚因宿野人山舍	14
东山亭	15
钓 竿	16

晓入东谷	17
春 阖	18
送郭经知县	19
盐亭县永乐山叩云亭	20
新晴山月	21
晚次江上	22
梅	23
贫 居	23
莫折花	24
织妇怨	25
采 桑	26
忧 居	27
五 十	28
重过旧学山寺	29
大热见田中病牛	29
冤妇行	30
秋兴二首	33
东 窗	34
过友人溪居	34
咏 月	35
闲 乐	36
村 居	37
蒲氏别墅十咏（选六首）	37
方 湖	37
涵碧亭	38